

吴越风流丛书 南京篇

漫溯秦淮梦

谢善晓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吴越风流丛书 南京篇

漫溯秦淮梦

谢善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溯秦淮梦/谢善骁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7

(吴越风流)

ISBN 978—7—5096—1555—3

I. ①漫…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
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0805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010)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郝光明

责任编辑:张 达

责任印制:杨国强

责任校对:陈 颖

720mm×1000mm/16

13.25 印张 190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7.00 元

书号:ISBN 978—7—5096—1555—3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自序

照惯例，序言需请名家来写。名家倘肯赏脸写序，彼能笔下生花，余则脸上有光。然而思忖再三，还是决定由自己动手做这道菜了。并非孤而自恃、目中无人，而是觉得最了解书之内容的莫过于作者，能诠释文之情感的应当是自己。

这套“吴越风流”丛书，顾名思义，其内容自然是论吴谈越，说浙道苏，也涉及十里洋场上海滩。简言之，是写长江三角洲的。这套书讲的是吴越文化，江南佳话，湖山美女，苏浙先哲。

坦白说，我和易乾兄写这套书的动机并不纯粹。动机之一，我是绍兴人，在绍兴、杭州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易乾兄是无锡人，把一生的留影几乎都放进了无锡、苏州的相册。我们两人又曾不断地客居或旅次于江南诸地，吴越文化、江南胜景，在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抹之仍留的难忘印象。文人怀古，老人忆旧，仿佛成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对我们来说，昔日熟谙的名城旧事，经常跃入脑海，时而进入梦乡，乃是不言而喻的事。这种心情颇有点儿像白居易暮年的《忆江南》所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动笔写这套书的动机之一，就是了却自己的乡思。

动机之二，也许比较冠冕堂皇。我和易乾兄一直认为，经济上堪称全国首富、文化底蕴又十分深厚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迫切需要一套较系统和全面地宣扬、描述本地区历史文化的作品。再者，辉煌悠久的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主线，应当让海峡两岸同胞和海外华人多多了解，以期对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有所裨益；也希望通过弘扬吴越文化，联络和团结旅次于家乡内外的吴越乡贤，联手演绎并创造更靓丽的后吴越文化。

古老的吴越文化，一个永不枯竭、情趣无穷的话题，在演绎数千年、翻新几百遍之后，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已经变成了平淡无味的老生常谈。对此，我和易乾兄却并不以为然，带着一种不甘心、不服输的“赌徒”心态决定另辟蹊径。故而我们写了这套以古代历史人物为主体，融情、景、史、诗为一体的历史散文作品，希冀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文笔，给吴越文化带来一股新风。

由《月是西湖明》、《小城故事多》、《日出东南隅》、《太湖草木深》、《漫溯秦淮梦》、《诗满绿杨城》六部书组成的“吴越风流”丛书，以浙江省的杭州、绍兴、宁波、嘉兴、湖州、温州，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南京、扬州、镇江以及上海市等十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为背景，描述了众多吴越先贤的人生遭遇和盖世才情，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和评估。书中还荟萃了古今诗人挥洒在江浙沪山川的大量优秀诗词，与瑰丽多彩的吴越风情交相辉映，让你有机会尽情地欣赏五彩缤纷的江南风情，并有缘与自己仰慕已久的古代名士邂逅相逢。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吴越风流”丛书为你展示了桃花源的仙境、迪斯尼的世界。这里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神奇，“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绝胜，“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的苍莽，“水天向晚碧沉沉”、“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幽深以及“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梦幻。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吴越风流”丛书将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呈现在你眼前。在“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之春，与之一起感受“柳暗花明又一村”，足以让你如痴如醉，乐而忘返。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吴越风流”丛书又将如歌如泣的先贤悲欢在你耳边倾诉。在“乌衣巷口夕阳斜”的余晖中，聆听那一曲曲“忧忡为国痛断肠”的歌吟，也必将让你悲愤填膺，泣下沾襟。

谢善晓

2011年3月于北京人济山庄

忆江南（代前言）

谢善骁

江南是春天的梦
思念是绿色的风
悄悄地潜入梦乡
去寻觅孩提的影踪

孩提的影踪在河边
童年的欢乐是小河
小河是从前的诗
流水是古城的歌

捕捉蜻蜓的白昼
墙影映照着蓝天
追逐流萤的夜晚
繁星漂泊在水面

河岸上的黑漆台门
衰老了，依然岸然道貌
河面上匍匐的石桥
忠诚地承载着爱与辛劳

编织市廛的青绿河水

融入我周身的血流
沿河蜿蜒的石板小道
铺在我深深的脑沟

逝去的岁月是缓缓流水
停滞的记忆是悠悠小船
那河底珍存的档案
记录了童年的天真

流水和小桥梦牵魂绕
最难忘的是家乡父老
浮在酒气中的旧毡帽
古朴得像失修的城堡

人面桃花簇拥着春天
妩媚是枕河人家的姑娘
梅兰竹菊剪裁着冰霜
清高是吴越文人的幽香

点燃骚人墨客的灵感
是浣纱女的热烈槌敲
遍布街巷的名人足迹
留下的是迷茫也是思考……

江南是秋天的画
思念是白云飘飘
悄悄地飞舞蓝天
去寻找童年的欢笑

目 录

漫溯秦淮梦

- 我说南京..... 1

谁开金陵王气

- 三国东吴大帝孙权 15

乌衣巷口夕阳斜

- 东晋丞相王导、谢安 28

劝君莫忧愁

- 南朝齐莫愁女 46

畅游书海的水手

- 南朝梁文学家萧统 59

故国不堪回首

- 南唐词人、中主李璟及后主李煜 73

登临送目

-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 87

凤阳丐僧

-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 103

忠墓哀

- 明代开国功臣勋将..... 122

龙江伟业

- 明代航海家郑和..... 135

痛失历史机遇

-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 146

绝世傲骨在青楼

- 秦淮八艳..... 159

中国的“人间喜剧”

-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 174

金陵吟迹

- 南京历代名人名篇..... 190

漫溯秦淮梦

——我说南京

—

十里秦淮，画舫如织；悠悠流水，名桥如珠。

史书载：“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幃，十里珠帘。”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也写道：“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

1923年8月的一个仲夏晚，两位青年文学家朱自清、俞平伯慕名而来，同游秦淮。放棹于灯影和波光辉映下的秦淮河上，漫溯着沉积在河底的金陵遗梦，他们“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游罢相约，同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作散文一篇，尔后又同时发表于1924年1月25日的《东方杂志》上。两篇传世之作，风格各异，互有千秋，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传世佳话。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

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船儿悄悄地穿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青溪夏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哦！凄厉而繁的弦索，颤岔而涩的歌喉，杂着吓哈的笑语声，劈拍的竹牌响，更能把诸楼船上的华灯彩绘，显出火样的鲜明，火样的温煦了。小船儿载着我们，在大船缝里挤着，挨着，抹着走，它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灯火。

——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

南京秦淮河本来就以其旖旎的风光，尤其是蕴涵着六朝兴亡、“秦淮八艳”的史迹，不断地为古今骚人墨客歌咏凭吊。而两篇现代文学家的美文又把人们带进了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

秦淮河不是一条普通的河，而是一段彩色的历史，它已经陪伴着十朝古都南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留下了千古的记忆。但秦淮河又是一条真实的河，“屈曲秦淮济万家”，它称得上是南京的一条母亲河、摇篮河。古老的秦淮河曾经以甘美的乳汁浇灌了南京的土地，哺育了一代代的南京人。在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中，摇出了灿烂的金陵文明，演绎着美丽的秦淮风情。

秦淮河中流淌着南京历代诗文，秦淮河畔站立着千古风流人物。历史上的秦淮河曾经闪耀过四大亮点：六朝时这里是名门望族聚居之地，隋唐时这里是文人骚客的凭吊之处，两宋期间这里是江南文教中心地带，明清两代这里是十里秦淮的鼎盛时期。

历史上曾经在秦淮河畔生活过的名人太多了，最早的、也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推东晋的先后名相王导和谢安。王、谢两大豪门贵族是随着西晋王朝南迁而来到秦淮河畔的，他们曾在文德桥南行向西的乌衣巷毗邻

而居。

民间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物质财富的传代固然不易，而人才财富的延续更困难，然而从王、谢两家却都至少相继走出了三代俊杰。王家在王导之后，出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而今的桃叶渡曾是王献之当年迎娶爱妾桃叶的地方。而谢家继谢安、谢玄之后则涌现出一批文人，其中就有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后来还在河南老家同族中出了一位为李白极为推崇的诗人谢朓，他也曾在南京做官卜居。而令后人刮目相看的六朝第一才女谢道韞，乃谢奕之女、谢玄之妹，也是王羲之的儿媳。她因一句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让世间记住了这个“柳絮才”，被时人称为“神情散朗，有林下风度”，并以其典雅的女性风采成为天下女子的新偶像。尽管王、谢在南迁江南后，部分成员定居在风光秀丽的绍兴，但是南京毕竟是他们的大本营。

3

东晋、南朝的六朝兴亡与更迭，成为历代诗人笔下的永恒主题。唐代的一些优秀诗人在六朝“金粉之地”的十里秦淮，以最“吝啬”的字句倾诉了对六朝古都沧桑变化的深沉感慨。数首轻描淡写的小诗，深深地镌刻于历史画卷，久久地牵动着后人的心弦。

唐长庆四年（824年）夏，刘禹锡调任和州（安徽和县）刺史。到了和州，也就走近了六朝古都金陵，走近了他所关切和缅怀的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的中心。视天下为己任的诗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昔日的历史焦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热门话题。夕阳西下，他到乌衣巷中怀古；月照柳梢，他在秦淮河畔徜徉。他看到野草野花占领了当年车水马龙的朱雀桥，一抹斜晖赋予乌衣巷以寂寥、惨淡的氛围，而王、谢高堂大院的主人早已换成寻常百姓。他看到石头城的旧日繁华已了无痕迹，从河东升起的明月却依然多情地从城垛（“女墙”）后面升起，照见这残破已久的都城。抚今忆昔，触景生情，诗人吟下两首脍炙人口的短诗：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金陵五题·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金陵五题·乌衣巷》）

在刘禹锡之后，“六代豪华”的落日残照和“六朝金粉”的艳丽色彩，又拨动了一位后生的愁思。晚唐诗人杜牧在其杰作《夜泊秦淮》中，从一曲亡国之音《后庭花》引出了一幅暗埋着祸患伏笔的沉重图景，让炎黄子孙深感忧虑和不安：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4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六朝的不肖子孙一个个都湮没于历史烟云，秦淮河重又迎来了孔夫子。地处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是宋景祐元年（1034年）由文武官员学习朝贺天子礼仪的朝天宫迁来的，以庙前的秦淮河为泮池、南岸高达110米的石砖墙为照壁，包括夫子庙、学宫和贡院三大恢宏的建筑群。夫子庙文气氤氲，儒学兴盛，曾经是学子科试之处、人文荟萃之地，后来逐渐变成了繁华闹市。贡院明远楼的外墙上，嵌有一块《金陵贡院遗迹碑》，碑文在结尾时叹曰：

今则数百年文战之场，一旦尽归商海，君子于此，可以观世变夷！

当年不见硝烟的激烈文战，如今早已偃旗息鼓，但留驻于秦淮河畔的文战场，却成为秦淮风情中的一大亮点。今天夫子庙已经成了一个庙市合一的公众场所，庙墙内笼罩着高雅的儒学文化氛围，庙墙外则充满了通俗的秦淮市井文化、商业文化的活力。经过有关部门二十余年的开发，以夫子庙为中心、十里秦淮为纽带，形成了包括瞻园、夫子庙、白鹭洲、中华门城堡以及从桃叶渡至镇淮桥一带的秦淮水上游船和沿河楼阁景观，集古迹、园林、画舫、街市、楼阁和民俗民风于一体，绵延了昔日“画船箫鼓，昼夜不绝”的余韵。

到了明末，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一群青楼名妓，如一簇鲜花绽放在秦淮河畔。号称“秦淮八艳”之首的名妓李香君，是戏剧家孔尚任倾毕

生心血创作的剧作《桃花扇》主角李香君的原型，这是一个将忠于坚贞爱情和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集中于一身的女性形象。而现实生活中的李香君，也的确是一个在娇美温柔的外貌下，内心蕴涵着正气、胆识的女性，或者说是侠肝义胆吧。李香君与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私订婚约，生死相许，为抗地方恶吏逼婚，她以头撞地，血染与侯方域定情的诗扇，遂被点染成桃花。当她在后来再度邂逅侯方域并得悉他已归降清朝后，悲愤交加，毅然割断情根，出家学道。后人在赞美风尘女子的同时，着实为动摇屈节的侯公子感到遗憾。

“秦淮八艳”中的另一个刚烈女子柳如是，嫁给时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诗坛领袖钱谦益，当时钱老已年逾六旬。清军南下，钱谦益降清并赴北京做官，而柳如是则坚持不走。在南京，她变卖自己的珠宝，倾力资助抗清义军，著名抗清学者黄宗羲就曾受其惠。钱谦益成了又一个在秦淮青楼女子面前丢脸现眼的真名士、伪君子。

从青楼风尘中堂堂正正地走出来的一群弱女子，成为后人敬仰的秦淮风骨。为了纪念李香君，秦淮河畔的媚香楼现已按明清风格修葺一新，并立碑于此，从而成为游人访古思幽的地方。

二

十里秦淮，流淌着古今优秀诗文；悠悠流水，阅尽了历代风流人物。

历史上曾经在秦淮河畔、石头城中生活过的名士太多了，仅在六朝时期就涌现出一批知识精英。其中如思想家、无神论者范缜，文学家郭璞、谢灵运、刘义庆、沈约和谢朓，文艺评论家刘勰、萧统和钟嵘，史学家范晔、裴松之和萧子显，佛学家和佛经翻译家支遁、慧远和法显，道家兼化学、医药学家葛洪和陶弘景，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琴家、艺术家、哲学家戴逵父子，画家顾恺之和张僧繇，数学兼天文学家虞喜以及数学家、科学家祖冲之父子等，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街头巷尾留下了许多轶闻趣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勰的《文心雕龙》、钟

嵘的《诗品》，都是在这时期问世的著名小说集和文学理论著作。

“虎头”三绝、东晋画圣顾恺之家住秦淮河一带（旧称顾楼街，今武定桥西），他在建康（今南京）瓦官寺留下一幅维摩诘壁画像。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僧侣计划修建瓦官寺，却无法募集到必要款项，而并不富裕的顾恺之却慷慨认捐百万钱。但顾恺之并没有给僧侣送去钱，而是径自在寺内闭门作画，他画了一幅“维摩诘居士像”。画作基本完成后，在准备点睛当天，顾恺之请寺僧开门允许民众参观，规定头天观看者捐钱十万，第二天五万，第三天随意乐捐。为争睹大画家“开光点眼”，民众在开放的第一天纷纷涌入瓦官寺，顾恺之当众起笔点睛，随着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出现在大家眼前，一百万钱也就很快筹足了。

顾恺之做到了“画人点睛”，而成就了成语故事中“画龙点睛”的人，则是另一名画家、南朝梁人张僧繇。张僧繇擅作人物故事画及宗教画，好佛的梁武帝在装饰佛寺时多命他画壁，而他画龙尤为神妙。相传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无睛之龙，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龙的眼睛，答曰：如果给龙点上眼睛，龙就会飞走。众人不信，于是张僧繇提起画笔给其中两条龙点上眼睛，这两条龙果然立即腾云驾雾地飞上天去了，而未点睛的龙仍留在墙壁上。

文艺理论大师刘勰有段发生在当年建康马路上的趣闻。那是南朝中兴元年（501年）的一天，当时梁武帝的开国元勋、文坛领袖沈约坐车经过大街上，一个身背包袱、货郎打扮的中年人冲开护卫，挡住车驾，向端坐车内的沈约献上一部书稿。沈约带回阅读后赞不绝口，将其“常陈诸几案”。这位拦路的中年人就是刘勰，而这部书就是他经过五六年苦心孤诣地发愤著述而成的《文心雕龙》。在沈约的推荐下，《文心雕龙》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罕见的经典巨著很快得以流传，并成不朽著作。

古都南京人文荟萃，士林渊薮，历代名人中不乏土生土长于当地者。明代南京出了两大富豪，一是明初奉朱元璋之命修筑城郭的沈万山，另一个就是沈百五。百万富翁沈百五为抗清而殉难于秦淮名桥淮清桥下，因其民族气节而受到后人颂扬。晚清文人、金石家、藏书家甘熙也是南京人，

他的著述《白下琐言》一直为后世学人所推崇，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俗称“九十九间半”并与明孝陵、明城墙并称为南京市明清三大景观的甘熙故居，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旅游价值。

到过南京的外来过客，人数就更多了。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七绝能手王昌龄走马来到秦淮河畔就任江宁（今南京郊区）丞，后人遂以“诗家天子王江宁”相称。在南京做官期间，王昌龄常在淮水、白鹭洲一带宴饮文友，写下《留别岑参兄弟》等名作。他在任职南京期间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诗歌是《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7

758年，又一唐代名士、书法家颜真卿就任南京（时称升州）刺史，在任期间曾辟现在的乌龙潭公园为“江宁放生池”，并书乌龙潭放生池碑。后人在比邻乌龙潭之处建颜鲁公祠以表纪念。

但并非所有人都如王昌龄、颜真卿那样有官可做。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在北京没有求得一官半职的吴承恩，被吏部分到南京国子监当太学生。尽管吴承恩在南京也参加了风雅文士们的游宴活动，但寒酸、贫困的白丁身份却使他的处境十分尴尬。六年后由于倭寇掳掠到南京，吴承恩不得不回到家乡淮安。相形之下，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锦衣玉食的豪门中度过的，他在南京长到十多岁，在被抄家后全家都被押解到北京，此后才尝到了贫穷的滋味。

北宋以降，几位重量级人物先后成为南京的移民，使南京的文化氛围大大提升。宋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奉诏上任江宁府尹，旋召入京主持变法。变法失败被罢相后，王安石将余生交给了他喜爱的南京，并以“半山园”命名位于钟山的寓所。在王安石之后，又有一位名士仿效前贤，也将自己在南京清凉山的居所命名为“半亩园”，此人就是明末清初的画家龚贤。

幼年随家迁居南京的龚贤，以诗、书、画方面的成就而位居“金陵八家”之首。当清兵攻陷南京后，龚贤满怀一腔慷慨悲愤之情离开六朝古

都，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漂泊生涯。当再度返回南京居住时，龚贤已年届半百。目睹国破家亡，他以《登眺伤心处》一诗表达心中的悲痛：

登眺伤心处，台城与石城。
雄关迷虎踞，破寺入鸡鸣。
一夕金笳引，天边秋草生。
橐驼为何物，驱入汉家营！

龚贤在他寓居的“半亩园”屋前筑园栽植，又自写身着僧服的小照，手持扫帚，作扫叶状，悬于楼堂，以示与清朝统治者格格不入，他的旧居遂被称为“扫叶楼”。乾隆年间，当诗人蒋士铨走近故楼时，看到苍天空无一物，目睹林木均已枯老，清凉古寺孤独地伫立在满山秋色之中。诗人缅怀曾在这里“扫叶”的世外人，羡慕他自由自在的生活，吟下《扫叶楼》一诗：

落叶扫不尽，几年存此楼。
天空群木老，寺古一山秋。
壁垒移江渚，功名指石头。
输他尘外客，缚自坐林陬。

随后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清代诗人及诗论家袁枚，义无反顾地承袭了“扫”风，尽管在他生活的时代已无须“扫叶”。这位钱塘才子敢于扫除追名逐利之风的勇气着实令人赏识，在 33 岁前程无限大好时，放弃县太爷一职，钟情于江宁（南京）风水，在小仓山北麓买下了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袁才子在购得仓山随园之后曾作诗赋之：

买得青山号小仓，一丘一壑自平章。
梅花绕屋香成海，修竹排云绿过墙。
嵌壁玻璃添世界，张灯星斗落池塘。
上公误听园林好，来画庐鸿旧草堂。

可见其时他是何等得意。自此他在这里过着近半世纪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世称随园先生。

而袁枚更大的勇气是敢扫正统之规、世俗之风。他曾将唐人诗句“吴